

便是「苦呵！」「苦呵！」的哭，在一生之中，又不知受了多少苦，死掉了，更苦，最苦的，莫如那些不知道苦痛在瘋狂的追求刺激的衆生，人身難得，人身却易失，不知精進，不知把握每一瞬！當一失足時，悔也悔不及了！

民丙：先生！對。對極了！

〔民甲，民乙擔孕婦由急診室出，由大門下〕

民丙：先生，謝謝了！辛苦房休息吧！

院長：不！不要這樣。去病房休息吧！

〔民丙下，院長急診室，護乙由大門下〕

〔天雷哭聲！〕

〔護乙上。電話聲，接電話〕

護乙：是的！是的，呵！什麼……？扼住了強盜？

呵……！燃了瓦斯……！

……！瓦斯爆炸……！

……！強盜自殺了……！

……！眼瞎了……！

……！馬上去，馬上去

〔院長急上〕

護乙：院長！一個強盜燃着瓦斯筒，想炸燬工廠，自己負重傷！

院長：呵！什麼地方？

護乙：金山路！

院長：馬上去急救！

〔院長換衣！護甲上，整理藥包，護甲進手術室，我馬上歸來！〕

〔院長，護乙下〕

魯萍：不曉得又出了什麼事！我慚愧，不能幫助他！

〔西芬：快去救人！這眼！這眼！快去救人！快去救人！〕

〔天雷哭聲〕

魯萍：苦惱的人生要人去拯救呵！

西芬：我也覺悟！我的姐姐是對的。我也看破了，我該回她學習。

護甲：魯小姐，妳應該休息了！

〔西芬出，脫手套，除口單。護甲進手術室〕

西芬：大姐，怎麼樣了！

西芬：沒有什麼！

魯萍：眼瞎了？

西芬：沒有關係。不過，很重。我儘能醫肉體上的病，心病比肉體上的病重要！這就要靠信仰了。

〔民甲，民乙抬西賓上，西賓滿身血跡，微微呻吟，院長隨上，護乙跟着上〕

院長：快快進急診室！

魯萍：（驚慌失措地）呵！西賓！西賓！

西芬：西賓！呵呀我的弟弟！

西芬：哥哥！

院長：不能這樣叫，傷者失了知覺！傷重得很，頭被燃燻了！

西芬：可憐的哥哥！

魯萍：院長，危險嗎？請發慈悲心，救他的生命！院長我懇求你。

〔拾進急診室〕

院長：不要慌！

〔民甲，民乙後上至手術室〕

西芬：由我來，都不必慌！

院長：（拉住西芬）不能！妳是他姐姐，不能由妳動手術！不能由妳動手術，由我來！

西芬：不！我要親手救他！

院長：決對不能！親人不能給動這大手術！妳在這兒休息！爲了傷患着想：安靜一下。一切由我來！

西芬：院長！（痛苦的坐在沙發上）

魯萍：請問怎麼樣？

院長：不要慌！

民甲民乙抬天青由大門下

〔院長進入急診室，護甲隨進，護乙隨進〕

魯萍：親世菩薩呀！大慈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的親世菩薩呀，伸出你那慈悲之手吧！

西芬：護士們爲西賓請聖號吧！

〔警甲，警乙上，護乙出〕

護乙：先生，病人跑不了啦！他的双目已經瞎了！

警甲：糟！糟！可憐！一個人，寧有專長，爲什麼落這個下場！

魯萍：眼睛瞎了！（痛哭）可憐的哥哥！

西芬：苦了！完了！想不到！

西芬：眼睛瞎了！眼睛瞎了！我的弟弟眼睛瞎了！（呆呆地，突痛苦地）

警甲：結果，燃起了瓦斯筒爆炸！

警乙：罪孽！可憐的哥哥，可憐的爸爸媽媽！我要救我的弟弟。

護乙：不能，妳不能！

西芬：沒有不能的道理，護乙：妳是親姐姐，動手術下不得手的！

西芬：呵！（痛苦地看急診室）

魯萍：有什麼辦法可以救？

護乙：辦法麼？要另外的眼代替！

魯萍：要別人的眼睛！可愛又可憐的西賓，

西芬：不能讓他失明，他學有專長，祇要能改過心思，會爲國家出力，會對人民有貢獻，不能讓他失明，我是他的姐姐，我願意犧牲我的眼睛！

魯萍：妳是有用的人，成千成萬的人需要妳去拯救，我沒有用，我願犧牲我的眼睛！

西芬：不！妳年青，未來的道路還長得很，需要眼睛來分辨路的凹凸！

〔西芬急跑至手術室，護乙隨下〕

護乙：（在手術門前，驚慌地）呵！梁醫生，梁醫生！挖下了眼睛！

〔護乙下，在後臺驚叫〕

護乙：（後臺）不能！放下！梁醫生！

〔魯萍，西芬齊急下〕

魯萍：芬姐：可憐的芬姐！

西芬：芬姐：呵！晚了！

〔西芬，護乙急上〕

護乙：院長呵，梁醫生挖下了眼睛！

警甲：又出了血案

西芬：救姐姐呀！呵！救哥哥呀！救天青呀！救救我吧！

〔鐘聲中，幕下〕

